

# 宽窄巷

宽窄切音·都市慢生活

## 城市笔记

封面

2018.7.17 星期二  
报社热线  
028-96111

主编 杨利 责编 曹仲伟 版式 方雷 校对 廖焱焱

yuè zhī  
月氏

高晓松在某一期《晓说》中讲到“大月氏”时，说提起这个词就饿了，因为他将此三字读作“大肉汁”。如果在高中历史课上有认真听讲，虽然会觉得有些好笑和不可思议，但你一定会记得历史老师讲到“大月氏”三个字的音容，“记住哦，这三个字要念做‘大肉汁’，写成大月氏。”

大月氏，公元前2世纪中亚地区的游牧部落。氏古音读作支，大月氏应读成“dà ròu zhī”。在中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，或译作禺知、禺氏、牛氏等，后来也有译作月支的。

月氏是我国西北少数民族，在春秋战国、秦汉时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。《辞源》曰：“月氏古国名，其族先居甘肃西境，汉时为匈奴所破，西走至阿姆河，臣服大夏，都于阿姆河北，曰大月氏；其不能去者，留居故地曰小月氏。”

氏读作“支”是被历来认可的，其读音争议主要在“月”字究竟读“ròu”还是读“yuè”上。



地名中还有哪些常见的误读？扫码上封面新闻了解更多详情。

### 壹

「大肉汁」文本出现于宋

古文中，“月”、“肉”二字写法曾相近，尤其是在篆书中，二字字形十分接近“月”字，几乎难以找到差别。《说文解字》“肉”部汉字甚多，肌、肝、脾、胃、肠等与人体有关的字，虽然现在写作“月”旁，但实际上都是“肉”旁。而真正属于“月”旁的字只有10个，如朔、期、期等与月之阴晴有关的字。若古人写“月氏”，后人误将本为“肉”的“月”认作“月亮”的月，也是有可能的，今人对大月氏读音的争议主要由此为源头。

古代文献记载中，最早有大月氏应读“大肉汁”的文本出现在宋代。北宋僧人释适之《金壶字考》：“月，音肉。支，如字，亦作氏。”宋代另一地理文献《太平寰宇记》也说“月氏音肉氏。”在宋之前，并未有人对“月氏”的读音提出过异议。在二十四史中，如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、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《资治通鉴》，凡出现“月氏”处，“氏”字均有注“音支”，“月”字一律没有注音，可见“月”字读音并不存在争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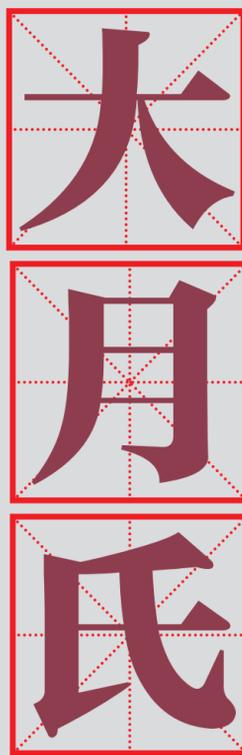
### 贰

司马迁为何在文献中无辨析

近代学者张西曼首先注意到了《金壶字考》中提到的注音问题，因此提出“大肉汁”乃是正确读音，古字月肉相近，古人都错将“肉”认作“月”。虽然得到不少支持，但是也遭到著名史地学家岑仲勉的反驳。在《汉书西域传地里校释》中，岑仲勉指出，六朝时期从月氏东来的僧侣非常多，即便写法相近，但“月”、“肉”二字读音并不相同，往来如此密切，若真的认错，为何无人提出，文献也没有此类记载？因此认为“月氏”之“月”本就是其本字。

再有，中国文字的发展经历了甲骨文、金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几个阶段，甲骨文是商代文字，金文通行于西周，春秋战国的秦国通行大篆，秦统一后简化成小篆，汉代通行隶书，魏晋以后开始流行楷书。有学者补充论点道，汉代大月氏与中原来往频繁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中均对其有详细记载。汉代史官校正典籍尤为严苛，且当时隶书已逐渐流行，“月”、“肉”二字读音、字形皆有差异，若真是将“肉”误读作“月”，司马迁、刘向等以校对见长的史官怎会于文献中一点辨析都没有？

## 一听就会饿的地名



地名常见误读的常见字(3)



新疆石人子沟遗址，被专家认为是与月氏人有极大关联的王庭遗址。

## 真的读「大肉汁」吗？

### 叁

「月支」已被广泛采纳

近年来，“月氏”读作“月支”逐渐成为学界主流观点，秦汉史学家林剑鸣在其著作《秦汉史》中说道：“以前的中小学课本以及一些学术著作都特别注音，强调应读为‘肉支’，其是不正确的。在《康熙字典》中‘月氏’的‘月’字也注‘鱼厥切’，可见‘月支’之‘月’不应读‘肉’。最近出的《新华字典》及中小学历史课本中均已将‘月氏’的注音改为yuè zhī（月支），但目前一些青年学生甚至一些著名学者仍照旧误读。”

“大肉汁”的读音主要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小学课本及工具书，但查最新版《新华字典》及《汉语大词典》，其“月氏”词条读音均已改为“yuè zhī”。另据《辞源》、《辞海》、《中华大字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等学术词典，“月氏”的条目均注为yuè zhī，或在“月”下注音“鱼厥切”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  
见习记者 徐语杨  
制图 姚海涛

(文中读音主要参考自商务印书馆第11版《新华字典》、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、《康熙字典》、《说文解字注》)

现代一些地名，民间的读音可能和普通话大为不同。虽然读音在标准普通话中可能有误，但民间已经习惯这种读法。这种时候，是要入乡随俗还是依照标准呢？

## 成都杉板桥应该读作“沙板桥”

成都：杉板桥

在成都，有一个由于多音和方言原因，十分容易混淆的地名，杉板桥。如果不是特别注意，大多数人会按照“杉树”的杉去念，读作“shan”。但是根据成都当地人习惯，杉板桥实际应读作“sha”板桥。在成都本土知名作家刘心武的《杉板桥无故事》中，开篇即说，“一般说普通话会把‘杉’发音响为‘山’，但是在成都这个地名要读成‘沙板桥’。顾名思义，那里应该曾有座用杉木板搭成的桥。”

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，“杉”字读“shan”、“sha”皆可。在说“杉木”时发“sha”。根据老成都说法，杉板桥原本就是用杉木板搭出来的桥，后面才扩成马路，所以发“sha”板桥才是正确读音。

现20路公交车“杉板桥站”其下注音“Shabanqiao Station”，路牌拼音也标注为“shabanqiao lu”。



北京：大栅栏

北京前门有个著名的胡同叫“大栅栏”，但是外地游客问路总是遇上尴尬，如果你给老北京人说“dà zhà lán”（大炸栏），他也许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哪里。在北京人口中，“大栅栏”读作“dà shì lán er”（大什烂儿）。然而在词典中，“栅”字只有“zha”、“shan”两种读音。

现在的北京大栅栏原是元大都的南城近郊，乃京城入口，明清时期商舖林立。明代起商舖前需围起一圈栅栏以划定区域，执行宵禁，之后沿袭下来，稍有规模的商舖都有栅栏在门口，商舖聚集之处就成了“大栅栏”。但是“zha”与“shi”发音所去甚远，北京人为什么要将其念做“大什烂儿”呢？

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周一民认为，大栅栏属于地名上的特殊读音，是一种保留古音的行为，但究竟是何种古音、如何演化而成，依然有待考证。

民间有许多不同的猜测，大多和北京方言的特色语音脱落有关，即在连续的时候，将一部分音节“吞掉”。前些时在网络上被疯传的《学说北京话》，西红柿炒鸡蛋要读作“胸是炒鸡蛋”，中央电视台要读作“装垫儿台”，都与北京方言中语音脱落现象有关。

“装垫儿台”被称为北京话中的“神级操作”，收获了网友一堆“666”。实际上，“装”是“中”丢了韵母后，“中央”二字的合音；而“电视”的“电”丢掉了韵尾n，“视”丢了声母sh，“电视”两字连读，和北京话里儿化的“垫儿”（dià r）很相似。所以“中央电视台”就变成了“装垫儿台”，如果不多读两遍，根本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



广东：下栅

同样是“栅”字，北京话里它念“shì”，到了广东就变成“ce”了。如果从广州坐车到珠海，一定会经过“下栅”。有人说读“下炸”，有人读“下山”，还有人读“下册”。天涯曾有许多网友发帖询问，“下栅”究竟读什么？许多在珠海生活了多年的外地人，也都弄不清它的正确发音。

广东人一定会告诉你，粤语念做“哈擦”，转化成普通话，应该是“下册”的发音，珠海公交车报站，也都读“下册”。

栅读作“册”确实和古音发声有关，《康熙字典》中“栅”字曰：“唐韻楚革切，集韻、韻會測革切，正韻恥革切，音策。”根据《康熙字典》归纳的古音各切法，栅的读音确实和“册”相近。广东方言保留古音完好，地名读音又是代代传承，所以下栅读作“下册”也就有理有据了。

专家观点

## 官方场合依照标准同时尊重民间读法

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、文字语音学专家汪启明认为，我国法律规定了普通话的标准和推行，首先从法律角度来说，语言文字的发音都应该先遵循普通话的标准。其次，在官方场合，应该以普通话为准。如果一些地名的方言读音已经被收录进官方词典，如果能在字典中有据可依，也可以使用方言读地名。

同时，汪启明强调，语音的发展变化是整个文字学中变化最为迅速的一类，而在语音变化中，地名却又最保守。尤其在民间，可能在千年以前就已经是这样读了。“民间百姓如果长期都这样读他们的地名，我们要予以尊重，入乡随俗，说不定哪天这种读法就被收入字典了。”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徐语杨 制图 姚海涛



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新资讯